



中国现代文学

叶紫文集



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

华夏出版社

中国现代文学名著百部

叶 紫

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
攀 晨 编选

華夏出版社

《中国现代文学名著百部》编委会

主 编 舒 乙

副 主 编 吴福辉 周 明 王智钧

执行编委 于润琦 么志龙 徐金廷

编 委 (以姓氏笔划为序)

于润琦 么志龙 王 信 王富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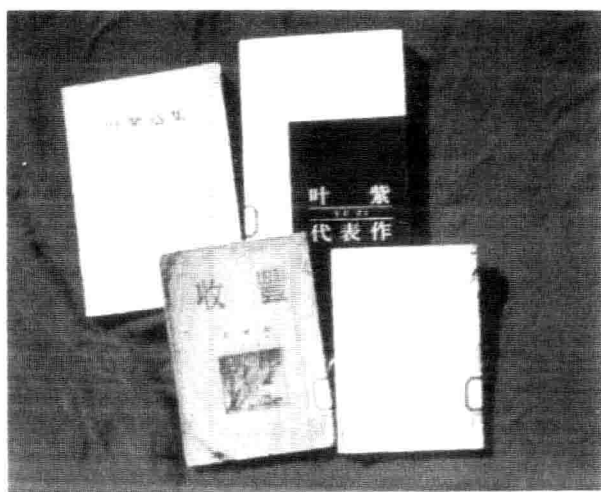
王智钧 田娟华 刘慧英 严家炎

吴福辉 李 今 周 明 林建初

钱理群 徐金廷 舒 乙 樊 骏



叶 紫



叶紫作品书影

目 录

短篇小说

丰收	3
火	46
电网外	69
乡导	94
杨七公公过年	107
夜哨线	133
电车上	153
山村一夜	158
校长先生	187
湖上	195

中篇小说

星	211
---------	-----

散 文

还乡杂记	287
长江轮上	295
岳阳楼	301
古渡头	304
流亡	309
夜的行进曲	318
夜雨飘流的回忆	321
行军散记	326
叶紫小传	338
叶紫主要著作书目	340

短篇小说

丰 收

—

时间是快要到清明节了。天，下着雨，阴沉沉的没有一点晴和的征兆。

云普叔坐在“曹氏家祠”的大门口，还穿着过冬天的那件破旧棉袍；身子微微颤动，像是耐不住这袭人的寒气。他抬头望了一望天，嘴边不知道念了几句什么话，又低了下去。胡须上倒悬着一线一线的涎沫，迎风飘动，刚刚用手抹去，随即又流出了几线来。

“难道再要和去年一样吗？我的天哪！”

他低声地说了这么一句，便回头反望着坐在戏台下的妻子，很迟疑地说着：

“秋儿的娘呀！‘惊蛰一过，棉裤脱落！’现在快清明了，还脱不下袍儿。这，莫非是又要和去年一样吗？”

云普婶没有回答，在忙着给怀中的四喜儿喂奶。

天气也真太使人着急了，立春后一连下了三十多天雨没有停住过，人们都感受着深沉的恐怖。往常都是这样：春分奇冷，一定又是一个大水年岁。

“天啦！要又是一样……”

云普叔又掉头望着天，将手中的一根旱烟管，不住地在石阶上磕动。

“该不会吧！”

云普婶歇了半天功夫，随便地说着，脸还是朝着怀中的孩子。

“怎么不会呢？春分过了，还有这样的寒冷！庚午年，甲子年，丙寅年的春天，不都是有这样冷吗？况且，今年的天老爷是要大收人的！”

云普叔反对妻子的那种随便的答复，好像今年的命运，已经早在这儿卜定了一般。关帝爷爷的灵签上曾明白地说过了：今年的人，一定是要死去六七成的！

烙印在云普叔脑筋中的许多痛苦的印象，凑成了那些恐怖的因子。他记得：甲子年他吃过野菜拌山芋，一天只能捞到一顿。乙丑年刚刚好一点，丙寅年又喊吃树根。庚午辛未年他还年少，好像并不十分痛苦。只有去年，我的天呀！云普叔简直是不能去想啊！

去年，云普叔一家有八口人吃茶饭，今年就只剩了六个：除了云普婶外，大儿子立秋二十岁，这是云普叔的左右手！二儿子少普十四岁，也开始在田里和云普叔帮忙。女儿英英十岁，她能跟着妈妈打斗笠。最小的一个便是四喜儿，还在吃奶。云普爷爷和一个六岁的虎儿，是去年八月吃观音粉^①吃死的。

这样一个热闹的家庭中，吃呆饭的人一个也没有，谁不说云普叔会发财呢？是的，云普叔原是应该发财的人，就因为运气太不好了，连年的兵灾水旱，才把他压得抬不起头来。不然，他也不会那么示弱于人哩！

去年，这可怕的去年啦！云普叔自己也如同过着梦境一样。为了连年的兵灾水旱，他不得不拚命地加种了何八爷七亩田，希图有个转运。自己家里有人手，多种一亩田，就多一亩田的好处；除纳去何八爷的租谷以外，多少总还有几粒好捞的。能吃一两年饱

^① 观音粉：一种白色的细泥土。

饭,还怕弄不发财吗?主意打定后,云普叔就卖掉了自己仅有的一所屋子,来租何八爷的田种。

二月里,云普叔全家搬进到这祠堂里来了,替祖宗打扫灵牌,春秋二祭还有一串钱的赏格。自家的屋子,也是由何八爷承受的。七亩田的租谷仍照旧规,三七开,云普叔能有三成好到手,便算很不错的。

起先,真使云普叔欢喜。虽然和儿子费了很多力气,然而禾苗很好,雨水也极调和,只要照拂得法,收获下来,便什么都不成问题了。

看看地,禾苗都发了根,涨了苞,很快地便标线^①了,再刮二三日老南风,就可以看到黄金色的谷子摆在眼前。云普叔真是喜欢啊!这不是他日夜辛劳的代价吗?

他几乎欢喜得发跳起来,就在他将要发跳的第二天里,天老爷忽然翻了脸。蛋大的雨点由西南方直向这垄上扑来,只有半天功夫,池塘里的水都起膨涨。云普叔立刻就感受着有些不安似的,恐怕这好好的稻花,都要被雨点打落,而影响到收成的不丰。午后,而渐渐地停住了,云普叔的心中,像放落一副千斤担子般的轻快。

半晚上,天上忽然黑得伸手看不见自家的拳头,四面的锣声,像雷一般地轰着,人声一片一片地喧嚷奔驰,风刮得呼呼地叫吼。云普叔知道又是外面发生了什么意外的事变,急急忙忙地叫起了立秋儿,由黑暗中向着锣声的响处飞跑。

路上,云普叔碰到了小二疤子,知道西水和南水一齐暴涨了三丈多,曹家垄四围的堤口,都危险得厉害,锣声是喊动大家去挡堤的。

云普叔吃了一惊,黑夜里陡涨几丈水,是四五十年来少见的怪

① 标线:即稻的穗子从禾苞中长出来。

事。他慌了张，锣声越响越厉害，他的脚步也越加乱了。天黑路滑，跌倒了又爬起来。最后是立秋扶住他跑的，还不到三步，就听到一声天崩地裂的震响，云普叔的脚像弹棉花絮一般战动起来。很快地，如万马奔驰般的浪涛向他们扑来了。立秋急急地背起云普叔返身就逃。刚才回奔到自己的头门口，水已经流到了阶下。

新渡口的堤溃开了三十几丈宽的一个角，曹家垄满垵子的黄金都化成了水。

于是云普叔发了疯。半年辛辛苦苦的希望，一家生命的泉源，都在这一刹那间被水冲毁得干干净净了。他终天地狂呼着：

“天哪！我粒粒的黄金都化成了水！”

现在，云普叔又见到了这样希奇的征兆，他怎么不心急呢？去年五月到现在，他还没有吃饱过一顿干饭。六月初水就退了，垄上的饥民想联合出门去讨米，刚刚走到宁乡就被认作了乱党赶出境来，以后就半步大门都不许出。县城里据说领了三万洋钱的赈款，乡下没有看见发下一颗米花儿。何八爷从省里贩了七十担大豆子回垄济急，云普叔只借到五斗，价钱是六块三，月息四分五。一家有八口人，后来连青草都吃光了，实在不能再挨下去，才跪在何八爷面前加借了三斗豆子。八月里华家堤掘出了观音粉，垄上的人都争先恐后地跑去挖来吃，云普叔带着立秋挖了两三担回来，吃不到两天，云普爷爷升天了，临走还带去了一个六岁的虎儿。

后来，垄上的饥民都走到死亡线上了，才由何八爷代替饥民向县太爷担保不会变乱党，再三地求了几张护照，分途逃出境来。云普叔一家被送到一个热闹的城里，过了四个月的饥民生活，年底才回家来。这都是去年啦！苦，又有谁能知道呢？

这时候，垄上的人都靠着临时编些斗笠过活。下雨，一天每人能编十只斗笠，就可以捞到两顿稀饭钱。云普叔和立秋剖蔑；少普、云普婶和英英日夜不停地赶着编。编呀，尽量地编呀！不编有

什么办法呢？只要有命挨到秋收。

春雨一连下了三十多天了，天气又寒冷得这么厉害，满垄上的人，都怀着一种同样恐怖的心境。

“天啦！今年难道又要和去年一样吗？……”

三

天毕竟是晴和了，人们从蛰伏了三十多天的阴郁的屋子里爬出来。菜青色的脸膛，都挂上了欣欢的微笑。孩子们一伴一伴他跑来跑去，赤着脚在太阳底下踏着软泥儿耍着。

水全是那样满满的，无论池塘里、田中或是湖上。遍地都长满了嫩草，没有晒干的雨点挂在草叶上，像一颗一颗的小银珠。杨柳发芽了，在久雨初晴的春色中，这垄上，是一切都有了欣欣开展的气象。

人们立时开始喧嚷着，活跃着。展眼望去，田畦上时常有赤脚来往的人群，徘徊观望；三个五个一伙的，指指池塘又查查决口，谈这谈那，都准备着，计划着，应该如何动手做他们在这个时节里的功夫。

斗笠的销路突然地阻塞了，为了到处都天晴。男子们白天不能在家里剖蔑，妇人和孩子的工作，也无形中松散下来，生活的紧箍咒，随即把这整个的农村牢牢地套住。努力地下田去工作吧，工作时原不能不吃饭啊！

整日祈祷着天晴的云普叔，他的目的总算是达到了。然而微笑是很吝啬地只在他的脸上轻轻地拂了一下，便随着紧蹙的眉尖消逝了。棉袍还是不能脱下，太阳晒在他的身上，只有那么一点儿辣辣的难熬，他没有放在心上。他只是担心着，怎样地才能够渡过

这紧急的难关——饱饱地捞两餐白米饭吃了，补一补精神，好到田中去。

斗笠的销路没有了，眼前的稀饭就起了巨大的恐慌，于是云普叔更加焦急。他知道他的命苦，生下来就没有过过一时舒服的生涯。今年五十岁了，苦头总算吃过不少，好的日子却还没有看见过。算八字的先生都说：他的老晚景很好；然而那是五十五岁以后的事情，他总不能十分相信。两个儿子又都不懂事，处在这样大劫数的年头，要独立支持这么一家六口，那是如何困难的事情啊！

“总得想个办法啦！”

云普叔从来没有自馁过，每每到了这样的难关，他就把这句话不住地在自己的脑际里打磨旋，有时竟能想到一些很好的办法。今天，他知道这个难关更紧了，于是又把这句话儿运用到脑里去旋转。

“何八爷，李三爷，陈老爷……”

他一步一步地在戏台下踱来踱去，这些人的影子，一个个地浮上他的脑中。然而那都是一些极难看的面孔，每一个都会使他感受到异样的不安和恐惧。他只好摇头叹气地把这些人统统丢开，将念头转向另一方面去。猛然地，他却想到了一个例外的人：

“立秋，你现在就跑到玉五叔家中去看看好吗？”

“去做什么呢，爹？”

立秋坐在门槛过剖蔑，漫无意识地反问他。

“明天的日脚很好啦！人家都准备下田了，我们也应当跟着动手。头一天做功夫，总得饱饱吃一餐，兆头来能好一些，做起功夫来也比较起劲。家里现在已经没有了米，所以……”

“我看玉五叔也不见得有什么办法吧！”

“那末，你去看看也不要紧的喽！”

“这又何必空跑一趟呢？我看他们的情形，也并不见得比我们

要好！”

“你总欢喜和老子对来！你能知道他们和我们一样吗？我是叫你去一趟呀！”

“这是实在的事实啊！爹，他们恐怕比我们还要困难哩！”

“废话！”

近来云普叔常常会觉得自己的儿子变差了，什么事情都欢喜和他抬杠。为了家中的一些琐事，不知道发生过多少次龃龉。儿子总是那样懒懒地不肯做事，有时候简直是个忤逆的，不孝的东西！

玉五叔的家中并不见得会和自己一般地没有办法。因为除了玉五婶以外，玉五叔的家中没有第三个要吃闲饭的人。去年全垄上的灾民都出去逃难了，玉五叔就没有同去，独自不动地支持了一家两口的生存。而且，也从来没有看见他向人家借贷过。大前天在渡口上曹炳生肉铺门前，还看见了他提着一只篮子，买了一点酒肉，摇头晃脑地过身。他怎么会没有办法呢？

于是云普叔知道了，这一定又是儿子发了懒筋，不肯听信自己的吩咐，不由的心头冒出火来：

“你到底去不去呢？狗养的东西，你总喜欢和老子对来！”

“去也是没有办法啦！”

“老子要你去就去，不许你说这些废话，狗入的！”

立秋抬起头来，将蔑刀轻轻放下，年轻人的一颗心里蕴藏着深沉的隐痛。他不忍多看父亲焦急的面容，回转身子来就走。

“你说：我爹爹叫我来的，多少请玉五叔帮忙一点，过了这一个难关之后，随即就替五叔送还来。”

“唔！……”

月亮刚从树桠里钻出了半边面孔来，一霎儿又被乌云吞没。

没有一颗星，四围黑得像一块漆板。

“玉五叔怎样回答你的呢？”

“他没有说多的话。他只说：请你致意你的爹爹，真是对不住得很，昨天我们还是吃的老南瓜。今天，娄！就只有这一点点儿稀饭了！”

“你没有说过我不久就还他吗？”

“说过了的，他还把他的米桶给我看了。空空的！”

“那么，他的女人哩？”

“没有说话，笑着。”

“妈妈的！”云普叔在小桌子上用力地击了一拳。随即愤愤地说道：“大前天我还看见了他买肉吃，妈妈的！今天就说没有米了，鬼才相信他！”

大家都没有声息。云普婶也围了拢来，孩子们都竖着耳朵，听爹爹和哥哥说话。偌大的一所祠堂中，连一颗豆大的灯光都没有。黑暗把大家的心绪，胁迫得一阵一阵地往下沉落……

“那么明天下田又怎么办呢？”

云普婶也非常耽心地问。

“妈妈的，只有大家都饿死！这杂种出外跑了这么大半天，连一颗米花儿都弄不到。”

“叫我又怎么办呢，爹？”

“死！狗入的东西！”

云普叔狠狠地骂了这句之后，心中立刻就后悔起来：“死！”啊，认真地要儿子死了又有什么办法呢？心中只感到一阵阵酸楚，扑扑地不觉掉下两颗老泪！

“妈妈的！”

他顺手摸着了旱烟管儿，返身朝外就走。

“到哪儿去呢，老头子？”